

## 魚游小巷

抵達這個城市之前我一直想着一句話：至少可以像一條魚，默默地游過去，再默默地游回來。

這個表達，是我向一位蒙古作家學來的。我們訪問萬頃金波的草海之國蒙古，那時他們連誇獎一句成吉思汗，都會被克格勃收拾。等他們回訪北京，在歡迎的宴會上，那位矮身材的喀爾喀人最後一個發言。他說：原來我打算像一條魚一樣，閉着嘴，只默默地去北京游一回。但是我聽見你在大笑，張，我聽出這是心裏的笑聲，所以我準備開口了。

——這句話使我感動不已，也使我學會了這個表達。

第一天我攔住一個出租，探頭一看是維族司機，於是我試探着問了一下。司機回答說：霍加阿布白克爾汗麻扎兒麼？知道！

但我沉默了一會兒，對那司機說：「今天不去。」

我回想着那句經典語言。審時度勢，我判斷自己最好應該像一條魚，默默不語地舊地重游。我已經這樣從北游到南，游過了天山，游過了東幹和哈薩克的地區。做一條魚是奇妙的，我甚至喜歡這種感覺：久別的兩個朋友相聚了，但他倆只默默對視一眼，然後擦肩而過，沒有交談哪怕一句。

遙遠的喀什已被橫劈豎砍地改建。也許是托靠了地理的偏僻，此地還是昔日風情。繫鈴鐺的毛驢車，鬧嚷嚷的巴扎兒，貨攤上做禮拜的漢子，戴着褐巾疾走的女人。沙目時分，我站在一座高聳的寺塔下，眺望流霞把天盡頭染得一片紫紅。

但這座城市是具有魔性的。由於她的引逗，第二天我就憋不住了。

坐上計程車，我大聲用維語說：「霍加阿布白克爾汗麻扎兒嘎！……」這個嘎，是表示方位的格助詞。

正是毛驢車的堵車高峰。

我從夏利的車窗伸出手，撫摸着一隻又一隻毛驢的耳朵。一個個活靈靈的兒童，一個個鬚髯鬃曲的老人，他們離我這麼近。磨亮的銅鈴鐺，紅絨球的馱鞍，擦着車門使勁擠過去。我估計這麼擠，到那片朦朦朧朧的街巷要用上一個半小時。但心卻莫名地興奮，哈，還不如換一輛毛驢車！我喊道。

在一個理髮鋪子門前，計程車終於停住了，司機跳下車，跑到鋪子門口，和幾個看堵車的人交談。一會兒工夫他回來了，領來一個戴白線編織小白帽的人。

我懂了。確實坐車是徒勞的。我下車，迎着他行禮，我的維語在這個限度裏還是能用的；我知道了他叫阿卜杜買提，我問了「去霍加阿布白克爾汗麻扎兒的路，你知道嗎？」

司機抱歉地拍了拍車棚，告訴我們：「不遠。他知道。他領路。」

我們跟着阿卜杜買買提，折過街角便進入了舊城，如幾條魚進入了中亞街巷的深潭。在一個雕花小門旁，幾個婦女在閒談。我們問路，一個嗓門高高、穿黑花坎肩的胖大娘指手劃腳了一通之後，阿卜杜買買提領我們走進了巷子深處。

兩邊都是幽密的深巷，依偎的土屋，異樣的木欄。阿卜杜買買提在前面走，他身板瘦削，步子卻很大。我盡量追上他，想告訴他一點也不用急。

突然發現相機沒有電了，走過一個維吾爾少婦開的鋪子，她的一打子電池居然只要兩塊錢，但和她聊天有些不合適。繼續走，幾個兒童眨着水靈靈的眼睛盯着；還有一個穿長裙的慈祥老大娘，在井台邊汲水邊看我們。我真想留在他們這兒，可是，兩腳卻只能追着阿卜杜買買提。

又繞過了一個小寺，又轉過了一個街角，誘人的生活水一般慢慢漾動，但是魚卻不能停下來。

阿卜杜買買提表情嚴肅。這維吾爾漢子戴着一頂白線小帽，頭上沁出汗珠。離開雕花門大娘以後，他從一個澇壩邊上，轉進一條巷子。那是維族人汲水的澇壩，我照像時耽誤了一會兒，收起相機已經落在後面。阿卜杜買買提在前面快步疾行，又轉過一個黃磚貼面的小寺。

我追上他，又說起不知重複了幾遍的話：

「霍加阿布白克爾汗麻扎兒……路，對嗎？」

「路嗎，是對的，……」

他一連地說了一大串。他滿頭是汗，敞着灰白的夾克，腳步更快了。

終於到了一個地方。四周都是院子，令人懊喪的是都掛着鎖。阿卜杜買買提開始輕輕地叫門。「…… bama? ……」沒有回音。「…… bama? ……」他再叫，一聲比一聲高。奇異的靜寂，默默地環繞着。

我安慰地對阿卜杜買買提說：「霍加阿布白克爾汗麻扎兒……？」

我的意思是說，只要找到霍加阿布白克爾汗麻扎兒就可以了，我們不用麻煩主人，不是要和主人見面，只是到麻扎兒探望一下。

阿卜杜買買提急壞了。他倔強地回答：「…… 霍加…… 麻扎兒……」

我活該。誰叫我這麼多年不下工夫學維語。

我們聽憑自己的腳，無精打采地走着。一個黃磚砌的小寺，又繞過一個栽着老樹的澇壩。走着走着，突然看見了雕花的小門，穿黑花坎肩的胖大娘站在門口，正瞪着我們。

站在一旁看着雕花門胖大娘訓斥阿卜杜買買提，我心裏過意不去。但是缺乏詞彙，我說不清我們只是魚，只想在水裏遊逛。去那座麻扎兒只是為了到達、並不用找到麻扎兒的主人。但胖大娘不理睬。她顯然是那種有指揮才能的女人，不管我的朋友阿卜杜買買提滿頭大汗，只管把他教訓了一頓。

我找不到詞兒，只能在一旁微笑。訓斥還沒有結束，一駕毛驢車駛過路邊，胖大娘突然吆喝一聲，趕車的漢子趕快勒住了毛驢。他們談了一會兒，胖大娘就笑了，揮手

示意我上車。我猶豫了一下。但放棄找麻扎兒多不好意思，於是糊里糊塗爬上了毛驢車。

鈴聲叮咚，車子掉頭，當我們朝來路駛去時，我發現阿卜杜買買提窘窘地站着，目送着我們。我大叫着與他告別，而毛驢車已輕快轉彎。

在那一陣快速維語中，一定是胖大娘主持了一切：阿卜杜買買提被罷黜，趕車的粗壯大漢接受了嚮導使命。

一路的風景重新展開。

我懷着對阿卜杜買買提的歉意，與趕毛驢車的黑壯漢子阿卜杜克里木問好、自我介紹。毛驢車輕靈地小跑着，不時有一個搭車的人一跳坐上車槓，不說去哪裏，也不問多少錢。路過了熟悉的澇壩，又路過了黃磚的小寺。阿卜杜克里木走得一步不錯。顯然胖大娘講得清楚，他也聽得準確。可是麻扎爾鎖着門，主人也不在家，而我們依然興致勃勃地向他們奔去。忽然心中湧過一道熱潮，不知是覺得感動，還是覺得忍俊不禁。

看見我獨自微笑，阿卜杜克里木也憨憨地笑了。

「賽倆目阿萊庫目？」「阿萊庫目賽倆目。」「去霍加阿布白克爾汗是這個路？」「阿布白克爾汗麻扎兒是這個路。」我們費力地交流，我們艱難地接近。我們是魚，失去了美好的語言。我們只想默默游向你，我們只想和你們在一起。霍加的麻扎爾只是一個引子，只是繫着我們的一根繩子。但是——領我們去吧！讓毛驢車馱着我們，奔向鎖着門的麻扎兒，尋找不在家的阿布白克爾汗吧！

又到了那個四合的空場。

又是那座鎖着的門。又是敲門和沒有回音。

我心裏有一點好奇，不知阿卜杜克里木有什麼高於阿卜杜買買提的本領。我甚至覺得這一天的體驗已近尾聲——難道魚不是已經滿足了願望！不是已經在維吾爾的巷子裏走了個夠！……天色已晚，該打算一下去哪兒吃拉麵啦。

阿卜杜克里木的表情嚴肅了。一瞬間，他和剛才的阿卜杜買買提宛似一對兄弟。他愣愣聽着我的拉麵邀請，好像我的這個簡單句又說錯了。他微駝着虎背熊腰，咚咚地走過空地，到了另外一個巷子。

那兒站着一個戴眼鏡的文雅女人。一看就猜得出，她是一位女教師或一位女蘇菲。她像早就等着我們一樣，不等我們的黑壯漢子開口，便滔滔不絕指示一番。我們的駕駛員立即轉身，我也跟着，回到空場找到另一扇門，一敲，門開了。

走出來一個看麻扎兒的窮人，那人真是一身襤褸。

他一言不發，摸出一串鑰匙，走到角落，打開了一座鎖着的破木門。

門開了，裏面是一座古老的墓。

主角輪到了我。

是的，你這來自北京的東幹。你不是要找霍加·阿布白克爾·汗·麻扎兒嗎？現在你找到了。不要說我們維族人不虔誠，當着穆斯林卻不知麻扎兒在哪兒。我們的阿卜

杜買買提不行了阿卜杜克里木上，一定讓你找到——不是霍加買買提汗麻扎兒、也不是霍加克里木汗麻扎兒，而是你從北京一千里路來尋找的、霍加阿布白克爾汗麻扎兒！  
……

瞧，我們任務已經完成。現在請你講話，東幹朋友！

我站在酷日曬裂的土坯墓前，半張破碎的草席鋪在深陷的鬆土裏。左和右，兩邊站着看墓人和車夫阿卜杜克里木。看墓人低着頭，阿卜杜克里木神態莊嚴，站定後他們再不出聲，靜靜等着我。我還無法猜透他們的深奧。

我想哭，但覺得說清這股淚水的詞兒不夠。如肌膚觸摸一般，我真實地覺得：他們實在是太純樸了。

於是我對着遠逝的霍加阿布白克爾汗，念起了追悼的塔巴萊\*。

天空上，一個白熾的太陽懸掛着。我一邊念一邊感到滿意，今天我念的調子很準，維吾爾人會滿意的。最後，大家都捧起手，表達共同的祈求——意識着一切要結束了，我心裏那麼捨不得。

握手，道別，再把手，又告別，我們乘上了黑粗漢子阿卜杜克里木的毛驢車，向歸途走去。暮靄已經罩住小城，日落的時分快到了。毛驢車顛簸着，我打定了主意：要拉阿卜杜克里木一塊去吃晚飯，最好能把戴白線帽的阿卜杜買買提也找來。

遠近的寺裏傳來了梆克聲。這維吾爾的喚禮，簡直是純美的音樂！別看它來自阿拉伯，但比阿拉伯人的聲音更

---

\* 塔巴萊：即《古蘭經》第67章，常在探訪墓地時誦讀。



那天的南瓜和玉米

悅耳。它一聲飄去，遠遠傳開，如同解釋，又像歎讚。

我聽得入了迷。

不一會兒車到了——一個雕花的木門前。

穿黑花坎肩的胖大娘欣喜地望着我們。她做着一種慶祝我們從麻扎爾歸來的快樂表情，臉上如寫着歡迎的字樣。我還沒來得及想出一個詞兒，她已經一手掀開了簾子。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資料



無花果移植的故事